

人材乎?”这也要有分析。的确, 京师同文馆是培养了一批洋奴、买办, 也培养了象陆征祥这样的人(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, 最后进入了比利时的圣伯铎录修道院, 死在布鲁日), 但是, 京师同文馆却也的确培养了一批卓有成绩的外国语人才, 例如近代中国外语学家、英文文法专家王凤藻、张德彝就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。王凤藻是一个外交官, 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英文文法书——《英文举隅》的编译者, 这部英文文法书在1879年, 由京师同文馆铅印出版。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最早的学生, 在1895年时, 他又写成了一部英文文法——《英文话规》, 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英文文法书。同时, 京师同文馆还培养了一批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“新型”知识分子, 正是这些人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。

总之,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, 绝不是一场灾难, 它也不是什么“不祥之物”, 而是“洋务运动”的产物。它在教育思想方面, 尤其是学习“西学”的主张, 深刻地影响了“维新派”; 在实践方面, 它直接影响了清末的教育。京师同文馆的创办, 标帜了第一次改变旧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尝试, 在实际上是把二千多年来的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。所以说, 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, 是学习西方的“尖兵”, 它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第一步。

× × × ×

李秀成在《自述》中说: “道光三十年十月, 金田、花洲、六川、博白、白沙不约同日起义。……, 此时我在家, 知道金田起义之信, 有拜上帝之人传到家中。后未前去, 仍然在家”。当时李秀成已经二十八岁了, 又是拜上帝会会员, 何以未去参与

### 李秀成何以未去 金田团营?

黄清根

金田团营? 向来疑问很多。好些评价李秀成的文章, 认为他是逃避革命。

其实, 李秀成未能赴金田团营, 是由于交通所阻。据简又文《太平军广西首义史》中说: “1850年7月, 洪秀全下了总动员令要求各地拜上帝会成员, 务于11月14日以前到金田村集中。……, 各地教徒之开拔及行军情形见诸史册所载或闻之传说者, 有数处: 或则进行顺利, 直到金田; 或则中途受阻, 力战前来; 或则阻力太大, 不得通过而中途折回。……, 惟藤县、象州两地教徒, 则多有暂留本地, 及太平军过境, 始行入伍随征而去者, 如藤县李秀成、明成及世贤兄弟是也”。可见因交通梗阻, 家于藤县的李秀成和其他许多会众都没有赶上团营。

交通何以受阻? 考藤县清时属梧州府。据《平桂纪略》卷一说: “时浔、梧两府, ……,

水道不通”, 这就肯定该地教徒未能应命团营, 是水道不通的关系。边其晋著《藤县志》也有类似的说法。取道水路不行, 那么陆路呢? 李秀成在《自述》中说: “山人村是平南县所管, 与藤县相连。起义之处, 与我家两隔七八十里, 俱是山路难行”,

且清政府于洪秀全发布革命总动员令以后, 便加紧调兵遣将, 扼守交通要道, “断绝花洲、金田与外界的交通”, “时浔、梧两府已驻有新调来之黔军周凤岐部, 搜捕甚严”(见《桂平县志》、《浔州府志》)这就说明了受阻的原因, 是清军到处设营, 把守了通道。

当时响应团营的会众, “俱是农夫之家, 寒苦之家”, 有着强烈的革命感。出身雇农, “家中之苦, 度日不能, 度月格难”苦大仇深的李秀成, 早就渴望投奔革命, 团营时没有立即成行, 完全是因为清军“搜捕甚严”, 路途难通。这一点和洪仁玕所遇到的情况相同, 不过洪仁玕后来经过许多波折才到达天京, 而李秀成在太平军北上路过他的家乡藤县时, 很快就参加太平军当上一名圣兵, 投入了太平军早期的血肉战斗。所以李秀成没有及时到金田团营, 是不应横加非议的。